The Glass Collector
捡玻璃的男孩

[英]安娜·佩雷拉/著
陈早/译

出生于低人一等的拾荒者家庭，
又因偷盗物品而被族人排斥，
年轻的阿伦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
实现自己的梦想？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23-2010-07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捡玻璃的男孩／（英）佩雷拉著；陈早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7
ISBN 978-7-222-08188-8

Ⅰ.①捡… Ⅱ.①佩… ②陈… Ⅲ.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0098号

THE GLASS COLLECTOR by ANNA PERERA
Copyright:© 2010 BY ANNA PERER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 (CHILDREN)(ILA CHILDREN)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SHANGHAI YING TE SONG CULTURE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捡玻璃的男孩

【英】安娜·佩雷拉◎著　陈早 译

策　　划：英特颂·阅小青
责任组稿：周　琼
责任编辑：马　清　钱　勇
特约编辑：李茜悉　皮　皮
责任印制：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70mm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62千
版次	201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8188-8
定价	25.00元

经销电话：021-56550055

目　录

第一章　阿伦 1
第二章　利扎 7
第三章　莎瑞 13
第四章　阿比 20
第五章　奥马尔 27
第六章　小马 37
第七章　礼物 45
第八章　撒哈拉沙暴 55
第九章　订婚 63
第十章　藏匿地 73
第十一章　名誉 82
第十二章　疯狂逃亡 89
第十三章　希望 95
第十四章　命运 107
第十五章　垃圾 117
第十六章　死亡名单 128
第十七章　坏消息 137
第十八章　无声的祈祷 145
第十九章　红宝石 151
第二十章　帮助 160
第二十一章　复原 166
第二十二章　新开始 174
第二十三章　创作 184

第一章 阿伦

开罗对待死人比对活人要好。

“开罗对待死人比对活人要好。”

阿伦从人群中挤过去的时候，一个穿深色西装的的男人正好说了这么一这句话。阿伦被搞得十分不安。那句话击中了他的内心，他像盲人突然看到了路一样清醒起来，因为那个陌生男人说对了——他还没埃及博物馆里的木乃伊和尸骨得到的待遇好。博物馆里为那些神圣的死者准备了奢华的房间，铺着大理石地板，装着空调，而扎巴林人（Zabbaleen ）的地位则像猪一样，他们只能在城市街道中拾捡垃圾，苟且维生。

阿伦忍着痛苦，缓慢地走着。他尽量不让左膝用力，因为早上他从马车上摔了下来，双膝跪在发烫的、凹陷的路面上，膝盖刺痛，还戳到了脚趾，撞到了胳膊肘。当时，他几乎想就那么永远窝在地上，也许那样就能逃避一切。

他在一个卖“图坦卡蒙国王”纪念品和纸莎草纸画的小摊旁边停下来，伸了一下腿，疼痛随即减轻了些。如果摔碎了膝盖或胳膊肘的骨头，那就太糟了。这会儿，他最大的希望是到家之后，倒头就能睡着觉，因为医疗中心不是每天都开门。医疗中心关门的时候，扎巴林人就得去医院看病，阿伦可不愿意去那里，因为他听朋友雅各布说，去那儿的病人有不少死于像流鼻血、脚趾甲内生这样的小病。

“有时候，医生甚至会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取出你一个肾。”雅各布有次告诉他。

阿伦不知道自己的肾长在哪儿。它们在身体的前部还是后部？隔着绿色的脏衬衣，他按了按肚脐周围的皮肤，但是只感觉到柔软的肉，还有一处疼痛是以前从未觉察到的。应该又是早上造成的瘀伤，他猜测。这处瘀伤“唤醒”了旧伤，他觉得整个身体前所未有地抽痛起来。

他检查了一下折叠起来夹在腋下的工业塑料袋，还好，安然无恙。他挺直脊背，叹了口气。如果他还不去清理那条以现在的速度十五分

钟才能走到的小巷，他就得自己摸索回家，因为他的继兄利扎才不会等他。

在一家酒吧外，四个年轻的非洲流浪汉正在轮流分享一杯茶。他们在阿伦转到繁忙的店铺时瞥了他一眼，之后目光就在反射着阳光的橱窗间穿行。那些橱窗里展示着桌布、搭帐篷的材料、无领对襟束带长袍、黑色蕾丝、亮色毛衫和足够埃及每个人穿的鞋。戴着头巾的年轻女人们闲逛着，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瘦弱的男孩，他弯着腰一瘸一拐地向主路走过去，还得不时给举着地图、大声喧哗的游客让路。

想到回去晚了利扎会更生气，阿伦感觉胃里像有条蛇正爬向嗓子眼儿。膝盖疼成这样，天知道他明天、后天还怎么在开罗走街串巷。

他用脏兮兮的手擦掉脸上的眼泪，暗暗发誓一定要报复利扎，那个讨厌鬼、暴徒。早晨他说了什么？利扎居然就把他从马车上推了下来，害他摔倒在一辆正在行驶的银色宝马前面，差点丢了命。如果不是车里里那个男人反应快，他早就死了。

“你没事吧？”男人猛踩刹车，然后跳出来，跑到阿伦身边，那时候阿伦已经站起来了。想到这里，阿伦后怕不已。

那个男人表情紧张——他前额上的血管突出来，不停地看自己镶着珠宝的金表。看样子他很有钱，阿伦后悔自己那么快就从跳了起来。他应该待在那儿，装作受了伤，然后索要至少 50 皮（piastres ）。但是他抬脚就去追利扎了，利扎已经走远了，也不管弟弟是死是活。

阿伦起初没注意到膝盖的问题，直到他试图爬回马车上的时候，它才开始发疼，接着他的脚趾和胳膊肘也疼了起来。利扎则眯着昆虫一样的眼睛，一直盯着前面，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等目光最终转向阿伦的时候，他说：“闭嘴，否则我就宰了你。”

不过阿伦对这个空洞的威胁并不担心。利扎真正发怒时，眼睛会像水泡一样突出来。只有那个时候才应该逃跑。

雅各布说过：“利扎的问题是他从来不做梦。”

阿伦大概明白他朋友的意思，他也赞同：“对，他是个无用的家伙。”因为利扎蠢，当然就没有想象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还算有点脑子。”雅各布调整了自己的评论。

“但是都长在屁股上了，”阿伦告诉他，“所以不算数。”

想起雅各布大笑时喉结不停跳动的样子，阿伦微笑起来。至少他的朋友知道他都经历了什么，知道生活有多艰难，而开罗街上，这些从他身边经过的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阿伦望着天空，急促地喘着气。他离主路越近，就越觉得每辆车的喇叭都在响，还有排出的废气，足以将他毒死。在他经过一家汉堡包店的时候，一辆车身上画着吉萨金字塔的蓝色旅游车从他身边驶过，他抬头看见车里一个中年女人正盯着他。她的表情有点冷淡。他知道她在想什么，那样的表情他见多了。她在寻思他是个天真的街头顽童，还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是已经康复的精神病患者，还是某个被拒之门外的人。

她可能认为他很笨，不识字，也不会算术。

她不知道在他住的垃圾城（Mokattam ）中有一所小学，聪明的孩子到了十一岁可以去别的地方继续学业，而其他孩子就得去收废品。她不知道阿伦本想继续学习，但是他必须帮助妈妈维持生计。

阿伦也盯着那个女人看，她缓慢地轻抚了一下耳后的金发。阿伦突然停下来，眼看着汽车超了过去。

“我知道你是谁，女士，但是你对我却一点都不了解。”他咕哝着。

旅游车车继续向前行驶，阿伦也一瘸一拐地迈开了步子，旅游车排出的废气加重了膝盖的疼痛，它要罢工了？

城市里的这一区域总是很繁忙，到达主路了，阿伦继续朝能安全穿过马路的那个地方走去，它离后面等待上立交桥的车队还有一段距离。阿伦在车水马龙之间盯着路面。他可以站在开罗的上千条街道上，每条上面都有排成四列的出租车、汽车和公共汽车急匆匆地行驶，在他和对面的黑暗小巷之间，还有同样面无表情的一张张脸。他检查了一下，确认塑料袋还在胳膊下，这一突然的动作又引起了肘部的疼痛。

他的脸痛苦得扭曲起来，但是至少塑料袋还在。两周前他不小心弄丢了一个袋子，他的继父霍兹见他少带一袋垃圾回家，简直气疯了。

“那些袋子也是用钱买的，你这个笨蛋！”他喊道。

“有人把它偷走了。”阿伦试图解释，但是没有用，霍兹仍然在吼叫。

想到霍兹咆哮的画面，阿伦愤怒了，这愤怒随后转移到了他身边的商人身上。商人在抽烟，同时用他磨损的皮鞋敲打着路面——这让他显得既平静，又焦虑。阿伦摇摇头，想甩掉烟草的气味，那味道让人厌烦，装饰着假金扣的棕色皮鞋的轻微颤动也让阿伦感觉逼仄。也许应该选另一个地方过马路。现在利扎大概已经放弃等待，独自回垃圾城去了。虽然阿伦有点希望利扎出现，但他太累太疼，什么都不在乎了。

阿伦把注意力转移到身后聚集的人群上。祖母绿色的光在他们深色的衣服上微微闪耀，那是衣服上的金属装饰物在反射阳光。这在充满魔力和远古奥秘的开罗很正常——富人和穷人站在一起，分享同样的大门、建筑、街道，尽管他们可能谁也看不见谁。人群越聚越多，阿伦单薄的身体疼痛不已，这让他很想去痛打个什么东西，最好是大的东西，看起来、感觉起来像利扎，就太棒了。垃圾城的牧师对此会怎么说呢，阿伦很好奇。让他祈祷，祈求宽恕？

他转过头去，看到一个戴着蓝色头巾的女人。她正低头对着自己年幼的儿子微笑，似乎爱他胜过一切，好像他是世上唯一的孩子。小男孩紧紧抓住了母亲的手。阿伦回忆起了他小时候，因为那个女人有点像他妈妈，不过她穿着崭新的白色长袍，而他妈妈一辈子只穿一件肮脏破旧的袍子。

女人的微笑让阿伦突然想起妈妈和恶心的霍兹结婚的那天。婚礼上，她唯一一次穿上了新裙子，虽然是租来的。裙子带有奶油色的蕾丝下摆和金色的饰边，她穿着它，好像变了个人，年轻了很多，阿伦都不认识了，很难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她跳着舞，对霍兹微笑着，白色的蝴蝶结从她头上荡到眼前。阿伦可以清楚地看出，她爱新婚丈夫胜过爱亲生儿子。就是那天，她毁了他的生活。她死的时候，阿伦

的心里就留下了一块石头。一次又一次，阿伦让自己回想妈妈婚礼的场面，这样那块石头就会越来越坚硬。

她死了，他被迫和继父及两个继兄生活在一起，被迫生活在一个自己讨厌的家庭中，这全是她的错。利扎也是她的错。

利扎。阿伦多么厌恶这个名字啊。

阿伦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怜的小兄弟，一个让人同情的孩子，一个应该被拥抱一下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拥抱，他充满痛苦的内心因此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虽然也有其他感觉在那里冲撞着要出来，但是它们总会被关进那座堡垒里。

太阳好像故意炙烤着阿伦。商人把香烟踩灭，抹了抹脖子上的汗。女人则用涂着红色甲油的手抚摸儿子的头发，并把他拉得更近。

人群不耐烦地静止着。

当一辆黑白相间的出租车在一辆黄色公共汽车后戛然而止的时候，人们都屏住了呼吸，但是两辆车之间的那条缝隙并没有大到能让每个人都通过。阿伦胃里很不舒服，他喘不上气来，也躲不开阳光。他的骨头似乎在热浪、噪音、难闻的气味、丑陋的鞋和让他不得安宁的记忆的重压下嘎吱作响。

别这样。只有一条小巷要去清理了，如果他能到那儿的话。这个城市中充满肮脏的小巷，充满游客和永远不会认识他、知道他如何生活、住在哪里的人。但是阿伦却在调料瓶、罐头盒和旧袜子上面接触过他们死去的皮肤细胞。他从葡萄酒杯上擦去过唇印，也试过他们的鞋。他能从他们弄碎塑料杯的方式想象出他们的生活。

有时候他也能感觉到他们，比如此时，脖子上感觉到了他们的呼吸。

不远处，立交桥上的交通完全停止了。阿伦机械地查看了一下腋下折叠的袋子，然后注视着马路对面的皇家酒店。它有朴素的棕色窗子和一尘不染的入口，散发出宁静的气息。他从来没有进入过那个黑色的玻璃旋转门，可能永远也不会，但是看着它们、想象里面的空凋，能让他平静一点。

阿伦揉了揉被汽车尾气刺痛的眼睛，眨了眨眼。突然，他的生命停止了。他又眨了下眼，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那是什么？那个在酒店门上凸显出来的东西——一个女人？黑色玻璃有一张漂亮的脸逐渐清晰了起来，然后移动着，向外看着他。这让他感觉自己的灵魂出窍，并被带上了天堂。

车流消失了，只剩下——一张脸，一个翅膀，一条头巾——从他身边飘过，力量强大到让他无法分神。是她，玛丽亚。他崇敬地望着她温柔的脸，她好像也正用双臂环抱着他。但是他很了解那家酒店，了解那些黑色旋转玻璃门。玻璃上没有刻东西，没有标记，什么都没有。她幽灵般的脸再次浮现在门上，阿伦踌躇不前，强烈感觉到她是真实的、她是存在的，她是这个生命的一部分，他的一部分。

圣玛丽亚，天堂的皇后，现在在开罗，在一家酒店的玻璃门上。

而且只有他知道。

他要如何解释他所看到的？谁会相信他？他自己都不怎么相信自己，他也知道自己看到的实际上并不存在。也许疼痛影响了他的脑子。他从来没想过她是真的——那只是个故事，一个古老的故事——直到现在。吃惊和迷惑之余，他觉得有另一个自己正在注视着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变了形的世界。他不去教堂，从不听牧师布道。总是被告知相信什么、如何生活、该跟随谁——所有那些都让他很不舒服。

一辆卡车尖叫着飞速驶过，他的视线被挡住了一秒钟。突然产生的气流刮过他酸痛的膝盖，他向后退去，裸露的双脚使劲踩住人行道边缘。阿伦赶紧甩甩脑袋，试图让脑海里的景象消失。走开！它吓着他了。

为避免看到玛丽亚，他低头去看覆盖着油污的人行道。等他鼓起勇气再次向旋转门那边看过去、并期待那张脸已经消失的时候，他吃了一惊，她依然在那里注视着他。某种东西——很柔软的东西——碰触了他的内心。即使是自己丑陋的脚和麻麻点点的人行道也不能抹去她脸上的温柔。就是不能。灵魂出窍的感觉又回来了，这次更为强烈。

更奇怪的是，突如其来的饥饿感，让他相信了自己所看到的东西。阿伦回头看向酒店，那些灯更美丽和明亮了。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完美。

他脑海的深处有一千张和眼前一样的画面：绘画、明信片、镶嵌画、塑像和雕刻上，都和这个人一模一样。在那些美丽、有冲击力的画面中，圣母玛丽亚低着头，温柔倾身，头巾垂到怀中熟睡的婴儿身上。看着她，阿伦忘记了疼痛。

母亲死后，这是第一次，他感到了自己是被爱、被选中的那个特殊的人。

第二章 利扎

利扎打阿伦已经成了习惯，就像从脸上轰走一只苍蝇。

阿伦在脑海中飞快地切换图片，直到尼罗河、四季、喜来登、万豪、凯悦——这些开罗最时髦、昂贵的酒店一一出现。这些酒店才应该是奇迹发生的地方，而不是这个又老又可笑的皇家酒店，它只是个三星级酒店，也没配备混凝土安全屏障和能嗅出炸弹的警犬。在这里甚至连尼罗河都看不见。

他太震惊了，无法领会这是怎么回事，他感到身上刺痛冒汗，好像发烧了一样。这种感觉他从来没有过，如同太阳光把他变成了一堆还闪着火星的煤渣，让人无法忍受。身后戴面纱的女人突然散发出的荷花油气味让他更加不舒服。

他努力转头去看周围的人：女人、儿童、商人。他们眼睛下陷，光滑的脸上显露出不耐烦的表情。没有人看到街对面的景象，除了他，谁也看不见。虽然有一段距离，但是那个明亮的画面仍然留在棕色的玻璃上。

圣玛利亚注视着阿伦，好像在等他，只等他；好像一千个天堂都打开了金色的大门，只为他。

可是有时候，当你身上发生一件特别的事的时候，你会很难相信那是真的……只有圣人才能看到天使、上帝和玛利亚，不是吗？她在为他指引道路，还是在责怪他想报复利扎？对了，利扎说过世界末日快到了，难道这个景象是让人继续生活下去的征兆？

阿伦颤抖起来。城市的声音在他身边回转。他注视她的脸的时候，太阳、天空、人群、轿车、公共汽车、出租车全都变形了。可肮脏的排水沟还在他脚下。其实没什么真的变了，但是一切又都有所不同。不那么坚固了，不那么真实了，更轻了，更虚了。在酒店门上，那轻柔光线下的脸部轮廓，是他见过的最美的东西。颜色逐渐从浅黄色变成了一种红色，是那种绝迹了的、无法描绘的红色，如同她在欢迎他。

“为什么？”阿伦呢喃。为什么圣母会来找我——一个所有人都讨厌的扎巴林人？没有人会相信我。奇迹不会出现的，不是吗？

在学校，他们听过数百个圣母玛利亚显灵的故事，但是他从来没有当真过。其中有个男孩阿泽的故事，他看到了圣母，并找到了宗教，后来成为了西里尔教皇六世。但他根本就不想那种事发生在他身上。

阿伦眨眨眼，她依然在那里。车流持续拥堵，和街道、太阳、人群融成一团。她来做什么？她要对他说什么？

他想要指着她大叫，但他是个扎巴林人，如果他大惊小怪，警察可能会把他抓走。他知道身后戴着头巾的女人、商人、孩子、还有一口大黄牙的老太太和那些观光客们不会相信他看到的东西是真的。

拥堵的车终于开始尖声开过，他心里的小火苗也越变越大。他处于一种奇妙的快乐之中，他感觉自己已经不再是自己，或者一个扎巴林人了。圣母玛利亚是否试图告诉他要多做祷告、做一个更好的人？好吧，那不起作用，因为阿伦从来不祈祷，但他还是想跑过去，尽管眼前有太多车辆。当他再看过去的时候，哦不——她不在了。世界又变得坚固和无趣。那些颜色都消失了。到哪儿去了？怎么会这样？也许玛利亚不想让别人看到她？

回来。

人群拥挤起来，一个人的胳膊肘撞到了他的脖子。他踉跄了一下，不得不抓住一个人的胳膊来保持平衡。那是一个小个子男人，闻起来像刚洗过的衣服。小个子男人迅速地甩开了他。阿伦浑身冒汗，站稳了身体，但是因为那个景象消失了，他又开始浑身沉重，感觉窒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失望、被抛弃和被忽略，思绪又回到了早上，利扎把他从小马车上推下去、他摔在汽车道上的时候。

差点害死他。那个讨厌鬼！

利扎打阿伦已经成了习惯，就像从脸上轰走一只苍蝇，或从牛仔裤上弹去一只蝎子一样正常。所以，他今天踢阿伦的膝盖，并把他推到路上去也算不了什么。只要利扎驾着马车在拐角出现，说“今天就到此为止”，阿伦就会原谅他早上做的事。他太想离开这里，回到垃圾城的家了。

但是，想让这事发生的话，阿伦胳膊下的塑料袋就得装满并紧紧扎好，可以现在这种速度，他还没穿过马路太阳就会落山了。也许他应该告诉别人关于圣母玛利亚的事？对，告诉瑞切尔，他梦中的垃圾城女孩，她不会嘲笑或认为他是疯子。她太好了。

有辆车突然停了下来，两个女人、几个游客、商人和人群中其他的人开始朝前走去。司机从窗户里探出身子对着前面的汽车大叫，前面那辆车急刹车是为了躲避一只被跳蚤咬得抓狂的狗。那只狗摇着尾巴跑掉了，身后留下持续的刹车声和喇叭声。

这正是阿伦一直等待的时刻。

他飞快地跳了一步从排水沟里抓了一条红色的松紧带绕在腰上，冲进了缓慢行进的汽车队伍，。他费力地穿行在喇叭声、收音机声和司机的喊叫声中时，还看见那只狗就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一个穿制服的男人站在路中央，举起一只手并点头示意车流停止，过马路的人都赶紧冲了过去。

阿伦蹒跚着离开了尖叫、混乱的车流，但是尾气的恶臭一直挥之不去，直到他进了酒店旁边黑暗安静的小巷。他的眼睛有好一会儿才适应了黑暗。他平稳住呼吸，闻到一股发臭的化学品气味从垃圾堆里散发出来。这表示最近这里喷了去污剂，来掩盖污秽，。

这里有成吨的东西，他好久都没见过这么多东西了。玻璃在腐烂的面条、鸡骨架、纸巾、塑料容器、报纸、茶包、发霉的面包和破旧的蓝毛巾中闪着光芒。

这里有相当于别处两倍的酒瓶和碎玻璃，这表明酒店昨天有个大活动。想到要把这么多东西塞进最后一个袋子，阿伦的心沉了下来。

他嗓子里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好像水流错了地方，又涌了回来。阿伦又瞧瞧垃圾堆，发现旁边有一把蓝色的小椅子。太好了。但是他仔细一看：它只有三条腿，座位也裂开了。他在这条酒店小巷很少能找到好东西。倒垃圾的工人们总是先挑一遍。

圣母玛利亚不会来帮他，但是他自有一种触碰碎玻璃、捡起尖锐的瓶盖和瓶子却不会割伤自己的方法，阿伦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垃圾中有个绿色的瓶子透出一抹光亮，有那么一会儿，他几乎忘记了自己。它不再是玻璃，不再坚固、光滑、真实，只是一种感觉——一种痒痒的感觉，像羽毛落在他的手掌中。

他才只有十五岁，他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有关玻璃的一切：对着地平线上的阳光举起玻璃会发生什么；怎样用红色和紫色的投影塑造出梦一样的形状；某种蓝色玻璃的影子能让你感到平静，是的，没错，完全的平静，当他……他该怎么解释？那有点像他注视着水的感觉——任何水——尤其是尼罗河的水，虽然在这个城市中它再也不是蓝色的了。

阿伦吸了吸鼻子，打开了被身体温暖了的厚塑料袋，迅速地在大腿上拍了拍，又摇了摇，直到它里面充满空气。尽管胳膊肘依然疼痛，他还是以一种只有捡玻璃的人才有的灵巧，开始从散发臭气的米饭、面包皮和塑料勺之间挑出如同巨大珍珠般闪亮的绿色玻璃柄、碎罐子、葡萄酒和苏打水瓶。

阿伦如同钢琴大师一般，晃动着手指，拾起垃圾堆里小小的玻璃碎片。他的触摸非常轻，这种迅捷的手法是第二天性，能让玻璃像口香糖一样柔软，那些尖利的边缘几乎擦不到他革一般坚韧的皮肤。

一只老鼠摇动着尾巴从阿伦身旁逃走了，阿伦没理会，他退后一步，在破旧的裤子上抹了抹脏兮兮的手。老鼠是这个工作中最糟糕的部分，现在它们简直泛滥成灾了。他不再饿了，这也许是件好事，不

过也没有剩糕点引诱他了，老鼠吃了大部分。这倒好，因为有很多次，他吃完这个垃圾堆里的糕点屑后就生病了。

他应该把所有垃圾都清理好，但是今天的玻璃太多了，装满了整个袋子，剩下的东西只能留到下次了。捡玻璃的时候，黄色的米饭和红色的调料蹭了他一身，脏牛仔裤、手臂和卷起袖子的褪色绿衬衫上都是。报复利扎的想象成了他继续工作的动力。当他用灰色麻绳扎紧袋口的时候，好像有魔法一般，他听见了“驾！”的吆喝声和小马以微弱的嘶鸣作出的回应。阿伦依稀辨别出利扎的身影遮住了小巷尽头的灯光。他迅速把袋子背上，站直身子，抖擞精神，一瘸一拐地走向他的继兄。

走出小巷，嘈杂的交通和刺眼的阳光继续全力攻击他。他把袋子扔到满载垃圾袋的车上，玻璃发出叮当声响。阿伦试了好几次才爬到马车上，和利扎坐到一起，利扎自始至终都没有看他。阿伦当然不会提起今早发生的事。和利扎谈任何事都没有意义，尤其是在临近工作日结束、他还饥肠辘辘的时候。他们就那样沉默地坐着。

每天，他们都这样并肩坐在马车上，把废品回收回去。阿伦想着利扎死去的情景，英俊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知道希望任何人死都是不对的，不过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利扎才不知道阿伦为什么微笑，他的小眼睛盯着小马以缓慢的步伐走在街道中央。汽车和出租车呼啸而过，也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他们随着只有自己能听到的轻柔的马蹄声缓慢前行。阿伦想象自己拿着一瓶毒药，假装它很可口，而利扎会急不可待地要尝一口。他那么急切，以至于最后一把夺过瓶子，一口就把里面的液体吞了进去，就像他上次吞下阿伦在皮具店门口发现的那盒巧克力奶一样，只不过巧克力奶是安全可口的。在垃圾城另一边找到一瓶等待分类处理的有毒废弃药物是很容易的。那儿有很多瓶半成品药物，雅各布平常都把药物渣滓倒进下水道，他不会介意阿伦拿走一瓶的。

是的，让利扎喝下毒药应该不成问题。让他因为自己的愚蠢而自我了结是阿伦最棒的想法。阿伦还可以一脸诚恳地说，他试图阻止利扎喝下那瓶东西，但是利扎无视他的劝告——就像平时一样。

这样可能真的能成功。

就在阿伦脸上将要出现又一个大大的微笑的时候，他看到那只受跳蚤困扰的狗跳到了一辆满是凹痕、黑白相间的出租车前。如同慢镜头般，阿伦看到出租车尖叫着停了下来。狗虚弱的身体被撞得蜷缩起来，又伸展开来。

“不！”阿伦想也没想就从马车上跳下去，躲开了朝他开来的一辆破棕色汽车。

“回来，你这个傻瓜！”利扎大喊。

阿伦迅速跪下，抱起那只狗受伤的头颅。所幸，它伤得不重，摇着尾巴咳嗽起来，听起来那么伤感。阿伦扶它立起来，迅速检查着它瘦弱、发烫的身体。然后，他俯下身，用脸轻蹭它粗糙的耳朵，小声告诉它：“别在路上跑。在人行道上待着。”

那只狗跳了起来，和阿伦早上从地上跳起来一样，不假思索。阿伦用一只手臂搂着它潮湿的、毛茸茸的脖子，把它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出租车司机愤怒地朝他们吐了口口水。

“你做这种蠢事，不想活了吗？”阿伦爬回马车上的时候，利扎哇哇叫。

“很好。”阿伦回应，今天他确实这么想。

一个戴着太阳帽的男人慢悠悠地走在他们前面，灰色的小马无法超过他，走得踉踉跄跄。阿伦赶紧回头去看有没有袋子从马车上掉下去，发烫的轮胎气味让他感到一阵窒息。他知道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走在开罗的街道上，安全都堪忧。他的目光追随着那只大意的狗，只见它沿着人行道慢慢地走着，喘着气，舌头耷拉出来，挡住了所有人的路。那个时刻，阿伦意识到，比起讨厌的继兄，自己和那只可怜的傻狗倒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第三章 莎瑞

莎瑞年仅十六岁，她把自己的生活想象成一部剧情复杂的电影。

铸造车间发出的巨大声响告诉他们快要到垃圾城了。这里的回收工是轮班的。中午开始工作、晚上七点下班的第二班回收工们一小时前已经离开了。不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七个小时，扎巴林人总是在开罗的街道上捡垃圾。

小马转向了一排排没有玻璃、没有屋顶的房子，快到村子中心了，阿伦和利扎尽力不让自己睡着。这个建在山脚下废弃采石场边上的隐秘村庄，是开罗肮脏的秘密。

车流的嘈杂声逐渐消失了，他们来到了村子最老旧的地方。他们穿过由满覆尘土的柱子支撑的拱门，朝垃圾城入口处遍布商店和货摊的隧道走去。今天没有游客的汽车，没有吵闹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声。阿伦喜欢垃圾城的静寂，还有教堂远处的砖墙，他经常坐在上面望着远方屋顶上的鸽舍。

小马一定是口渴了，它垂着头，灰色的耳朵向前耷拉着，步履缓慢。转进布满瓦片和黑暗门廊的小巷时，感觉像转进了一个地下峡谷。在剥落的混凝土墙和饰有科普特 十字架、褪色基督像的巨大木门边上，垃圾袋堆得高高的。

小马慢吞吞地穿过圣乔治的木质标志和更多商店——铸造车间、修鞋店、蔬果店、理发店，所有店铺的门上都有十字架。小马继续沉重地走过卖圣母玛利亚贴纸、圣家族雕像、钟表、陶灯和蜡烛架的小摊。

“赞美上帝。”一个男人说道。阿伦瞥见他头上方的墙上有只瘦伶伶的橙色甲壳虫，那是雅各布上周趁大家都睡觉的时候喷上去的。

到此为止，整个村子看起来还不是很糟，但是等小马走到第一排商店和货摊的尽头时，迎接他们的就是密密麻麻的垃圾袋和腐烂、恶臭的污物了。一个接一个的巷子里，数不清的小房子疯狂地向每个方向伸展。就在这个地方，男人和男孩带回白天收来的垃圾，女人和儿

童则从中找寻塑料、金属、玻璃、碎布和任何能够回收出售的东西。这些家庭在散发臭气的废品海洋里吃、睡、生活和工作。

一层层石灰石映亮了女人和儿童的脸，他们一边翻捡别人的垃圾，一边懒洋洋地瞥了一眼经过的马车。他们的工作和祷告生涯并没有换回沙漠、红海和尼罗河绿色河岸的恩赐。在这里，你需要力量、希望和勇气，才能生存下去。

有些家庭把袋子整齐地码放在墙边，给下一轮需要整理的垃圾留出空间。其他人则随意地把一个袋子扔在另一个袋子之上，之后再清理从房子跟前一直堆到街道上的鸡骨头、薯片袋、坏掉的烤面包机和杂志。

当小马转过最后一个拐角后，八岁的阿比手里拿着个灰色的球，从一条黑暗的沟渠中跳了出来。一看到阿伦，他的眼睛顿时亮起来。

“我一直在等你呢。你去哪儿了？”

“我们回来晚了，得先把这个挑拣好。”阿伦朝马车上堆得高高的垃圾袋比划着。“我弄完了就来。你朋友赛门在哪儿？”

“他还没回来。”阿比微笑着，“你快点啊！”

利扎才懒得和阿比打招呼。大家都认为阿比很古怪，因为他了解有关水母的一切。他妈妈养了一头大腹便便的猪，给它取名叫马瑞斯，还用一根绳子牵着它去教堂。因为她不愿意丢弃那头猪，没有男人想娶她。也许这正是她一直留着它的原因？没人知道。阿比是她唯一的孩子，他们生活得很艰难。

“想想他们能从那头蠢猪身上得到多少培根，”利扎说，“真是浪费。”

阿伦没理会他。小马突然停在了一栋尘土蒙蒙的二层混凝土建筑物外，两个人之间的火药味儿更浓。楼下房间没有前墙，里面有一堆丢弃的食物，昨天就该给那头猪带去，但是阿伦太累了，没顾上清理。靠墙码放着已经分类完毕的袋子，就等商人法赛尔来取了。他每隔十三至十五天来一次。距他下次来还有四天，那气味已经让人难以忍受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